

有些地方注定是要进文学史的,比如桐庐。

桐庐者,桐君结庐也。此桐君,既指桐君山,草庐建在了桐君山上;也指桐君老人,他在山上盖了座草房子,悬壶济世,山因人名。桐君老人者,不知其姓名,传说黄帝时,该老人独居山中,采药炼丹,乡人来问诊,不仅望闻问切高明,还免费赠药。众皆感念,请教尊姓大名,老人不答,指桐为名,大家便尊之为“桐君老人”。山遂名“桐君山”,县也跟着叫“桐庐县”。桐君老人识草木金石性味,定三品药物,所著《桐君采药录》,所定方格律君、臣、佐、使,沿用至今。桐君老人被认为是中国有文化记载最早的对药理学有卓越研究的中医药学家,所以后人又尊其为“中药鼻祖”。

此为桐庐之所从来,我转述得简单,实际上肯定比这个复杂。但这简单的由来,已然就可以作一篇好文章了,它尚还有如画的山水、悠远和丰沛的历史与人文。

桐庐在浙江,隶属杭州。从杭州的钱塘江坐船,悠悠游游,江阔水缓,雾起波清,就到了富春江段。富春江是钱塘江的中游,跨建德、富阳和桐庐三地。江水中分桐庐县城。

和绝大部分中国人一样,我最早听闻桐庐大名,是在中学课本里,吴均的《与朱元思书》我们背得滚瓜烂熟:“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诵读这篇文章时,我还在故乡,平原上一个偏僻的小地方,没出过远门,夹岸高山、千百成峰轩逸之境无福见识,天山共色和奇山异水更是梦寐中的胜景,《与朱元思书》让一个平原少年对富阳与桐庐心生神往。

钱塘江尽到桐庐

徐则臣

阳还是桐庐,实在没法严格分野。最著名的例证,莫过于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2011年,此画的前半卷《剩山图》和后半卷《无用师卷》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首度合璧展出,堪为当年文艺界的盛事,一时间人人“富春”、个个“山居”。该长卷也的确是好,端的是富春江沿岸美景尽收眼底,山光水色、村舍茅屋、渔舟小桥,应有尽有;勾勒、皴擦和点染等技法之高超,据说已入化境,清代吴其贞就推崇备至,视之“亘古第一画”。所以此画也有“画中之兰亭”的美誉。晚唐诗人韦庄有句诗,“钱塘江尽到桐庐,水碧山青画不如”,意思是钱塘江到了桐庐,也就是富春江沿岸,天地造化,美轮美奂,要画出那山水之大美,想都别想。但黄公望还是将两岸的精华萃取至一处,成就了千古一画《富春山居图》。这个萃取,正如鲁迅先生的小说写人一般,杂取种种合成一个,而这杂取,想必是富阳和桐庐乃至富春江沿岸的其他地方也都做了原型。

当然还要说到郁达夫。先生在文章中论及家乡,单及富阳的很少,多半放到富春江边来谈,而当他写到富春江时,你分明感到那条江是前后延伸的,在他描述的那片大水的上游,隐隐有个别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桐庐。他的富春江是涵盖富阳和桐庐的大富春江。《两浙漫游后记》(1934年12月)中写到看过浙东西的山水后返回家,“仔细加以分析与回思,觉得奠定庵的‘踏破中华窥两戒,无双毕竟是家山’的两句诗”仿佛是为他而做,因为他的“家山”,“是在富春江上”。又有一篇散文《桐君山的再到》(1934年10月22日),是对两年前《约台的春昼》的呼应,这一次,他不仅提到了“散文味”的富春江,还表达归宿桐庐的愿望:

“这一天晚上,六点多钟,车回到杭州的时候,我还在痴想,想几时去弄一笔整款来,把我的全家,我的破书和酒壶等都搬上这桐庐县的什么东西,或是桐君山,或是约台山的附近去。”

除了既有的文艺信息的影响,我说不清楚坚持把桐庐和富阳一起放在富春江的背景上来谈,是否因为我在去桐庐之前,先到的富阳,且在面对富阳的滔滔富春江水时,总要想到它上游来自哪里,下游又去往何方。

第一次到富阳是2020年,领郁达夫小说奖。此前我完全不知道,共一条富

春江,江水是从富阳流至桐庐,还是从桐庐流到富阳。酒店邻水,富春江就在窗外浩荡流淌。12月的浙江早有寒意,江水因此沉郁,只在清早和傍晚才隐约蒸腾出水汽,一艘艘货运的铁驳船就在水汽氤氲的江面上孤独地行走。这情景极了,我写了多年的京杭大运河。事实上,我对富春江的上心,不惟它是一条历史和文化的河流,还因为它钱塘江的一段。而对钱塘江的关注,乃是受运河的影响,我写京杭运河,与之相关的所有周边自然都会关注。京杭运河从南到北相交的东西走向的五大水系中,钱塘江是第一条。车到富阳,一看见宽阔涌动的水面,我就跟自己说,在这里,钱塘江叫富春江。

我在富阳想起《与朱元思书》,想起《富春山居图》,想起郁达夫的《约台的春昼》和《桐君山的再到》。也就是说,我是在富阳想到的桐庐。在富阳,在富春江边,你没法不想到桐庐。

颁奖的空闲时间,我去江边多次,无所用心地走。这也是在运河的田野调查中多年养成的习惯,没有确切目的,就是贴近了河流感受。感受水在此时此地的状态与流淌,就像感受在你身边一个人。同行的本地朋友给我介绍富阳,大水汤汤,我的手指往前比画一下,又往后比画一下,才开口问一个憋了很久的问题:桐庐在富阳的上游还是下游?

朋友笑,也比画:水从那边来,当然在上游。

哦,在上游。但我的方向感实在不过关,江水又是倾斜流淌,我无法在感觉里建立一个有效的上下游的秩序。所以,后来二去富阳,再从江边经过,我重又问了朋友这同一个问题。答案当然还是桐庐在上游。

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原来吴均是从下游往上游走。郁达夫三小时的小火轮,九十里后便是桐庐,也是逆流而上。我开始遥想上游的桐庐了。

今年6月,终于来到桐庐。

飞机在萧山机场落地,坐上车,出杭州,经富阳,我记住了,沿富春江往上走就是桐庐。车走的高速,早路有早路的方向,但在我想象里它是与江水并肩而行。我甚至在溽热的晚风里闻到了江水潮湿浩荡的气息。到桐庐,司机特意拐了个弯,让我在到达桐庐的第一时间就看见桐庐的富春江。大江宽广,有霓虹照耀的水面流光溢彩,灯光顾及不

到的远处,江水暗自流淌;黑暗地、自顾地流淌。

接下来的两天,与师友论文学,看了严子陵钓台,更多时间是在山水之间游荡。这当真是一副大大的好山水,无需多言。此好并非只是山水自身之好,而是其雄奇秀美可以“化人”。关于严子陵隐居桐庐,千百年以来褒贬不一,褒扬者赞其高蹈出世、达观通透,贬之者斥其虚伪作态、沽名钓誉。多年前读到严子陵垂钓,我也疑心是文人作秀,要个三顾茅庐的矜持;所谓隐居,也不过是为了讨个好价钱。从富阳至桐庐,富春江上漂游一过,想法变了,深感自己的庸俗。真正的好山水可以醒脑,也可以洗心,甚至于改变人的三观的。

其实《与朱元思书》已经写出来了:“鸺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到这里,多大的野心都能让你回归平常心,多宏伟的俗世功业也都会被抛诸脑后。既如此,为什么严光就不能把汉光武帝刘秀给拒了呢?1034年,范仲淹由右司谏被贬桐庐,那会儿桐庐还叫睦州,他在睦州知州任上作有《萧萧桐庐郡十绝》,诗中有这样几句:“使君无一事,心共白云空”;“劳生一何幸,日日面青山”;“人生安乐处,谁复问钟钟”。范仲淹是大政治家,既鸺飞戾天又经纶世务,到了桐庐也“息心”“忘反”了,可见富春山水确有疗愈和化人的功效。

又要说到1934年的郁达夫。文人之大如郁达夫,桐君山再到之后,繁华现代的杭州城也不能令他灵魂安妥,他所“痴想”的,还是桐庐,或是桐君山,或是约台山的附近”。这不正是近两千年前严子陵所作所为吗?

我一介俗人,自是不敢效严子陵、范仲淹、郁达夫诸贤先贤作决绝的约台之志,但山水的醒目与清心还是能感受到一二。钱塘江流至桐庐、富阳这一段确实与众不同,流出了一派高拔脱俗的山水,所谓“天下独绝”。山水不言,众皆趋之。在桐庐看到三卷本的《桐庐古诗词大集》,收录了南北朝至明清的涉及桐庐的诗词,在册的就有1900余位诗人,凡7400余首诗。李白、孟浩然、王维、白居易、苏轼、陆游、朱熹、杨万里,皆有感慨。

这些年因为写《北上》,在运河上颇多用力,读到了成千上万的相关诗文,其丰富与详尽,简直就是一部流淌在运河上的中国史,不由得时常感叹:欲知千年沧桑事,一条大河波浪宽。钱塘江我也感兴趣,但时间与精力都有限,无力吃透,只能星星点点地了解。碰到了好机缘,有幸到富阳和桐庐,在富春江上走了走,只这么一段,便感到了钱塘江之广大和幽深。细想也正常,哪一条养育我们的大河,滚滚流淌的只是水呢?必是时与势的交错,世道和人心的纠缠,也是历史与文化的生息。

就此意义上,钱塘江尽到桐庐,这一条富春江水,就是一部磅礴流动的文化史和文学史。

就这意义上,钱塘江尽到桐庐,这一条富春江水,就是一部磅礴流动的文化史和文学史。



左图:“严子陵钓台”匾额由中国佛教协会原主席、著名书法家赵朴初题写
下图:日本书法家梅舒题写的“严子陵钓台 天下第一”



2018年冬,学院通知该为毕业论文联系导师了。我急忙发消息给张宗涛老师,说自己准备写一篇小说作毕业设计,问他是否可以指导我,他答应得极爽朗。没过几天,学院的安排下来了,他就是我的指导老师。

如果说有谁是我文学上的蒙师,那一定是张老师。小学中学老师对我的影响侧重语言的工具性,而他告诉了我语言之美、文学之美。他告诉我唯有作者的苦心经营,才有貌合自然的谋篇布局。我的文学之门由他打开,四年之后,能写一篇小说请他指导,由他鉴定,我真是幸运。

他的《基础写作》课只开了一年,这很可惜,因为听他的课实在是享受。我大一时曾不止一次傻傻地对舍友说,我整个周都盼着张老师的课。我觉得他真有一种本事,能把黑乎乎的、印在纸上的东西讲活。文章是什么,是一排排的字。这有电影好看吗?有游戏好玩儿吗?他讲过后,就有了。

开学不久,老师为我们讲授朱自清的《背影》。他带我们逐段分析,有些语句他读出声来,提醒我们注意。第二段开头,“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这句话他读了两遍,“满院狼藉”这四个字他也重重地读了两遍。接着,他把父亲对“我”说的话读了出来:“事已至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他又读了一遍:“事已至此,不必难过。”老师语气低沉。他停下来,缓缓地问我们:“祖母是谁?”教室里十分安静。他答说:“祖母是父亲的母亲啊!第二段,母亲去世了,差使交卸了,满院狼藉。父亲本人难过吗?”他接着说:“当然!那他为什么对‘我’说‘不必难过’呢?他是担心自己的儿子……”

后来读到张老师的散文《父亲的眼泪》,我才明白为什么老师说,每次读《背影》他都会热泪盈眶。文中的父亲“一出生就跌入了磨难中”,祖母与二伯吸鸦片花光了一大柜银元,家中开始卖地;长到学龄,家贫,父亲只能务农,一天学也没上;后来家道日昌,父亲家中一点点的赎回被当光的土地,兄弟也都长大成人。可没几年,土地归了公,全家成了社员,整风运动中,亲人自绝。父亲一生历经磨难,但少有哀戚抱怨,总是默默承受、踏实苦干。《父亲的眼泪》一文中,坚韧的父亲没能言语表达,是在用行动安慰儿子“事已至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磨到十多遍也不多”

——我的文学蒙师张宗涛

胡钦文

《背影》第四段,父亲送“我”去车站。父亲因为事忙,本来说定不送“我”,再三叮嘱一位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但他终于不放心,决定自己送“我”。老师评道:“本来说定不送,最后又来相送。朱自清这样写,而不是直接写父亲送‘我’到站。把笔宕一下,感情就变得曲折,有了纵深。”

老师将最后一段中父亲写给“我”的信誊在黑板上:“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上中学时,也听过《背影》,但老师们对这封信提得少。张老师很注意这封信,他读了两遍,开始评点:“父亲写给‘我’的信肯定不止这些内容,朱自清选这几句话,很有深意。两地相隔,为了避免儿子担心,父亲先写身体平安。既然报了平安,为什么又说膀子疼痛厉害,大约大去之期不远?”张老师顿了顿,“是要给儿子报个信儿。如果真有不测,他心里好有个准备。”

老师带我们梳理完全文,总结说:“这种写法叫悱恻。”悱恻写法,前后表述不一。明明父亲丧母赋闲满院狼藉,却安慰“我”不必难过;明明事忙不便且嘱咐了人,还不放心,亲自送“我”;明明膀子疼痛大去之期不远,先说身体平安。这样写,曲折徘徊,文章才有值得品味、咀嚼的地方,才有余味。

听老师讲课像什么呢?大约像吃美食。不是品菜。老师的课没那么虚,是很实在、很质朴的。遇到老师之前,我“吃”得很糙,没有辨别好坏的能力。老师上课为我们讲《午餐半小时》《背影》《故乡》,给我们看电影《高兴》《手机》,要求我们课后看《古炉》。于要讲的内容,他都“吃”得儒雅,很有条理。一段一段地分析,一点一点地地理,认真、仔细、耐心。讲完一篇好文章,他脸上一定有种向往和满足。这影响了我。原来一篇小小的文章,里面有这么多曲折徘徊。

请他做导师,我和树富共到过他家三次,每次他都很有耐心地教我们。写文章这种东西教不出来,怎么教不出来?世上哪一门知识、哪一门学问教不出来的!学科性质不同,教法各异罢了;各人资质有高低,学得有深有浅罢了;写作当然能教,张老师也会教。

每次去他家,回来整理笔记,足足有三四页。从中国作家到俄国作家,从50后写作者到80后写作者,从文本细读、文学批评到中学语文基础教育,他都仔细地和我们“探讨”。谈的问题很多,但老师最常提的是“磨”“扎实”“结构”和“小文章也要包含有东西”,因而称他老作家。这很中肯。

教我们,必得举例。我把老师所写的小说散文打印下来,请他指教。一篇文章由作者自己说破,读者便会时获“物外之趣”。我为是他学生,有这点特权窃喜。

老师有篇散文,《一套康熙字典》。文章主要内容是:“我”本有套太祖传下来的《康熙字典》。留在大学任教后,三哥把字典送给“我”,说家里谁都不配拥有这套祖传的典籍,现在你配!“我”把字典带回大学,放到教工宿舍墙壁上的小书架里。教工宿舍不止一人,有些已婚,“我”时不时要回避,到外借宿。

老师的文章没有从“我”留校任教开头。文章第一段先写“新识一友,好藏书”。“我”和这位朋友几次相约去上一套清版《康熙字典》,好友却约一直在忙,忙孩子上学、亲人生病,“我”心急如焚。我问老师,为什么开头要戴个“帽子”,是不是像宋元说书,当个

“得胜头回”?老师说让我多读读结尾。结尾倒数二、三段,时间跳跃到二十多年后。“我”住上了150多平米的大居室,书房里摆着一溜儿核桃木的阔大书柜。现在的“我”,午夜梦醒,常常问自己:日后,我拿什么传给我的孩子呢?最后一段有句:“我急切地盼望那位藏家朋友赶快渡过难关。”呼应开头“心急如焚”。

张老师作文最讲结构,一丝不苟,严丝合缝。老师点拨我几处,我又反复读了几遍,终于明白。《一套康熙字典》,主要内容是写二十多年前“我”丢失祖传的《康熙字典》这件事。“我”忙于生活、家庭,把承载着家族愿景的《康熙字典》丢掉了。肉身安顿,灵魂无栖,这是第一重对照。二十多年后,“我”“阔”了,物质生活好了,可“我”常常责问自己该拿什么传给孩子。二十多年前“我”只顾生活忘了传承,二十多年后“我”常常自责悔恨。这是第二重对照。开头的“帽子”,讲一位好藏书的友人,也为生活奔忙,迟迟不去相书。藏书家朋友的处境与“我”的遭际形成第三重对照。个体的遭际,就是活生生的历史。文中“我”与“我”的家族,既是个人的“小家”,同时可以看作是“大家”的缩影。

老师点拨后,我又把文章读了好几遍。横向有多重比照,纵向上不止一重寓意。耐嚼!

我打印了老师好几部作品,圈点、划线、旁批,不懂的地方把问题记下来。闲时想一想,想不通了,就等着再去问老师。第二次去老师家,请他在开题报告上签字。又跟老师谈了很长时间。我和树富起身告辞。出门后,树富说老师其实已经累得很了。我这才觉察,谈的时间太长。老师没休息好,原是撑着给我们讲论文的。

第三次去他家,我的小说仍有不少问题要改,他看我似乎泄气,鼓励我说:“没事儿,这个篇幅的小说,磨到十多遍

也不多。”他说我还很年轻,又是好苗子,方向没错,要好好努力。

他照例送我们出门。本已道了别,他却仍站在门口。他顿了顿说:“你要违约考研,我看你要不要考XX的研究生。他们手下有资源。现在就是,有资源,有了平台,你好出头。”我望望门内的他:“老师,那些院校招研究生,很多名额留给了本校,依我这样,是考不进去的。”他默然。我继续说:“我想考研考博,其实是想教学、写作两条路都走。照现在这个情况,写作,出了头又能怎样呢?”

了解老师的留校经过。1980年,张宗涛老师收到陕师大的录取通知书,同年9月入学。毕业前夕,1984年秋天,他写了个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故事》,投给湖南某杂志。次年元旦前,有位姓彭的老编辑来信邀他去编辑部改稿,前后花十来天改好。编辑部的老师们一致认为不错,决定留刊。正因这篇小说,写作教研室的刘明琪老师找他谈话,并向侯雁北先生力荐他留校任教。然而毕业前夕,杂志忽然将小说退回,说不适合他们刊物。系里关于张老师的去留产生了争辩,复杂而激烈。侯雁北先生仔细细读了《秋天里的故事》,执意留他。1985年6月到9月,大约四个月里,先生劳了许多神。直到9月,张老师的分配才坐实。一部中篇小说出彩,便得以本科毕业后留在写作教研室执教。其中不乏张老师的天赋、能力和幸运,更因那个时代的“不拘一格降人才”。“时过境迁,如今想留在高校任教,学历是“硬门槛”,至少得博士。”

听了我的话,老师点点头。他没多说什么,只是神情似乎黯淡了些。那是一个真正爱文章、可惜文章的人才会有黯淡。

我当时真不应当就那么走了,我该补说一句:“老师,不署名业余搞还是专门搞。我都会尽力,眼下所拥有最高水平,认认真真抓,不露水,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



论文写完,答辩通过后就毕业了。2019年7月毕业,直到2023年,一直没和老师见面,只能偶偶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老师的动态。今年3月25日,角直镇举办了第五届叶圣陶教师文学奖颁奖典礼,张宗涛老师的中篇小说集《地丁花开》获奖。这届叶圣陶教师文学奖2020年12月启动,2021年9月29日就公布了拟获奖名单,直到今年3月25日才举办颁奖典礼,前前后后将近三年。看到拟获奖名单时,我就想发消息祝贺老师,终于没有。直到颁奖典礼后,我才敢发消息给他:“张老师,祝贺您!《地丁花开》(短篇小说集)张宗涛(西安翻译学院教授,陕西省作协会员)百花文艺出版社2019年11月。”

张老师厚厚谦和,发了几个捂脸的表情,又发来一句:“谢谢,丢人显眼!”“才不呢!我为老师骄傲。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踏踏实实做出的东西,不管拿的是大奖大奖还是金奖银奖,安心。”

老师拿奖后,并不热衷于宣传、活动、演讲,很少露面,只是默默出版了自己的新作《守身如莲》。过年过节,他离开母校,没有“全职写作”,选择去到另一所学校,继续站在已站过38年的讲台上。

今年7月,我的短文《树富》发表于《文汇报》。老师读后很喜欢,转发在自己朋友圈里,配了一小段文字:弟子之闻达,乃师者之心也。弟子之贤能,恒师者之愿也。心怀欣喜,转以志贺!树富人职不过五年,算是很年轻的教师;我一直学习写作,成果总是不多。说是“贤能”“闻达”,是老师善意的鼓励了。

我回复老师:“感谢老师!永远忘不了您《基础写作》课里您的启蒙。回首看去,是您和师大写作教研室的老师带领我们走入文学的大门。高校开设写作课,推行文学教育,而不仅仅是文学史、文学理论、语言学教育,功德无量。”

老师回得简短:“我想一切都会向好的,因为人性总要正本清源。”